



童年

人间酸甜苦辣的真实写照

「苏」高尔基 著
「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编委会 主编



《童年》是高尔基著名的三部曲自传体小说之一。

通过一个渐渐长大的孩子的眼光来观察和了解他周围的世界，
像一幅长卷斑斓的油画，复原了一个时代。

依据教育部2011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 专家审定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第一辑·国学系列

菜根谭
大学
古文观止
鬼谷子
礼记
六韬三略
论语
吕氏春秋
墨子
世说新语
宋词
唐诗
围炉夜话
闲情偶寄
小窗幽记
荀子
颜氏家训
中庸
幽梦影
增广贤文
战国策
资治通鉴
贞观政要
孝经
庄子
孟子

第二辑·四大名著

红楼梦（上下）
三国演义（上下）
水浒传（上下）
西游记（上下）

第三辑·长篇小說系列

巴黎圣母院
茶花女
大卫·科波菲尔
福尔摩斯探案集
复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高老头
呼啸山庄
简·爱
欧也妮·葛朗台
堂吉珂德
童年

第四辑·短篇小說系列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野性的呼唤
朝花夕拾·呐喊

第五辑·诗歌·散文·剧本

鲁迅杂文精选
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
培根随笔
普希金诗选
莎士比亚悲剧集
泰戈尔诗选
茶馆
哈姆莱特



第六辑·中国故事系列

中国神话故事
中华成语故事
中国历史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
中国古今寓言

第七辑·外国故事系列

伊索寓言
克雷洛夫寓言
外国历史故事
外国民间故事
外国神话故事

第八辑·中外童话故事

外国现当代童话
希腊神话与传说
一千零一夜
格林童话选
中国现当代童话
安徒生童话选

第九辑·科幻系列

爱丽丝漫游仙境
八十天环游地球记
地心游记
格列佛游记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气球上的五星期

第十辑·侦探系列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海底两万里
机器岛
金银岛
鲁滨孙漂流记
神秘岛

第十一辑·历险系列

OZ国历险记
吹牛大王历险记
地球女孩外星历险记
假话国历险记
汤姆·索亚历险记
洋葱头历险记

第十二辑·奇遇系列

好兵帅克奇遇记
苦儿流浪记
米欧，我的米欧
魔法岛
木偶奇遇记
淘气包比比扬历险记

第十三辑·综合

爱的教育
捣蛋鬼日记
歌德谈话录
昆虫记
名人传

童年

人间酸甜苦辣的真实写照



策划编辑：孙 珺

责任编辑：孙 珺

责任校对：柯 姣

封面设计：张 超

版式设计： 中国传媒

责任印制：张 巍



杜官网



天猫店

上架建议 课外读物

ISBN 978-7-5349-6259-2



9 787534 962592 >

定价：23.60元

阅读导航

(一)

高尔基（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柯夫，小名阿廖沙，生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一个佃工木匠家庭。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首次用了“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个后来闻名于世的笔名。在俄文里，“高尔基”这个词是“辛苦”的意思，他大概是要说明自己是出身于劳苦阶层的一个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年）、《鹰之歌》（1895年）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

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如《奥古洛夫镇》（1909年）、《夏天》（1909年）、《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年）、《英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年）、《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年）、《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年），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二）

《童年》写于1913年，产生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写自传性小说的想法，早就在高尔基的脑海中盘旋了。1893年他写的《使我心灵蒙受创伤的事实和思绪》和《传记》，其中的一些场面就已经接近《童年》里的一

些情节了。列宁在听了他的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曾认真地对他说：“您应该把这些全写下来，老朋友，应该写，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益……”高尔基当即表示：“我一定写……总有一天会写的。”《童年》一书1913年12月底脱稿，但从该年8月25日起，已在《俄罗斯言论报》开始连载。

高尔基为什么要将他童年的往事中不少令他即便回忆起来也感到痛苦的，写出来公之于众呢？除了因为他始终抱着“超脱自己”的态度来写作外，更重要的是，就如他在书中记述的：“回想起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些令人沉痛的罪行，我不禁反复诘问自己：这种事情值得一提吗？最后我满怀信心地回答：值得，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丑恶的事实，直到今天它还没有绝迹。必须彻底了解这种事实，才能把它从记忆中、从人的心灵中和我们痛苦而耻辱的整个生活中彻底铲除干净。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促使我描写这些罪行。虽然它们令人作呕，使我们窒息，它们把许多美好的心灵都压抑至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然健康、年轻，足以战胜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些罪行。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奇的，这不仅因为它拥有一层孳生各种畜生败类的丰饶沃土，而且也因为这层土壤中毕竟能成功地长出鲜明、健康和创造的幼芽，能够生长人性中的善良，这会激励我们矢志不渝地憧憬人类光明的生活而获得新生。”这也可以说是他创作《童年》的真正意图。

(三)

阿廖沙·彼什柯夫——是小说的主人公，三岁丧父后，和母亲投奔外祖父家。在那里，他得到了外祖母的疼爱、呵护，接受了许多外祖母讲的优美童话的熏陶。同时目睹了外祖父的残暴，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打架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小小的年龄就饱尝了生活中的善与恶。11岁，

母亲去世，外祖父也破了产，他走向了社会，独立谋生。他深切地体会到了底层劳苦大众的非人般的奴隶的生活，开始模糊地认识到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同时也发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外祖母——慈祥能干，热爱生活，隐忍，宽容。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阿廖沙敏感而又孤独的心。她还常常给阿廖沙讲怜悯穷人、歌颂正义和光明的民间故事。她对阿廖沙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书中所说：“在她没有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外祖母是高尔基最敬爱、最亲切，同时也是倾注了最深厚的感情塑造的艺术形象。高尔基曾打算把《童年》改名为《外祖母》。可见她在作品中的地位是多么的特殊。在这冰冷的世界里，外祖母的庇护，给予他无限的温情和钟爱，并对他进行了有益的指导。

外祖父——凶狠，残暴。对金钱的贪婪腐蚀了他的灵魂，为了高攀上层，进入上流社会，他要把女儿嫁给贵族，反对她和善良的手工业者结婚。随着家业衰落，他变得贪婪、吝啬、专横，经常打外祖母和孩子们，狠心地剥削手下的工人。有一次，竟把阿廖沙打得昏死过去。格里戈里是和他共同奋斗多年的老伙伴，由于眼睛失明，被他一脚踢出大门。他凶恶、没有亲情、唯利是图、薄情寡义。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也有着残存的善良，展现出他人性的复杂性。

目 录

给我的儿子 / 1

一 / 2

二 / 15

三 / 32

四 / 50

五 / 66

六 / 80

七 / 89

八 / 102

九 / 123

十 / 144

十一 / 166

十二 / 187

十三 / 209

给我的儿子

父亲患霍乱病死了，刚生下来的小弟弟也死了，
阿列克谢和母亲离开家乡阿斯特拉罕，到尼日尼去，
投奔外祖父一家。在那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
生活呢？

本段描写真实地表现了一个3岁男孩的心态。他年纪小，不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他注意的是那些他认为有趣、奇怪的事情。

在这幽暗的小屋里，我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他的光脚板的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也是弯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像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难看地齙着牙吓唬我。

母亲跪在那里，上身没穿衣裳，下半身围着红裙子。她用那把我爱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母亲老是自言自语，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她也哭，哭得挺别致，仿佛挺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撑着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怪别扭的。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是什么意思：

“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不

到年纪，不到时候就死了……”

我得过一场大病。才刚下地。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却换了一个奇怪的人——外祖母来看护我。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

“从上边，从尼日尼来的，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在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真可笑，使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老头子，是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筋斗往下滚，——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都糊涂得令人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多嘴，”她也笑着说。

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快乐，又流利。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都在我心里引起新奇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一向态度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平平帖帖的；她的个子高高大大，像一匹马；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都膨胀起来，弄得乱七八糟，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耷拉到脸上，编辫子的那半头发，来回摆动着，触动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

对外祖母的描写充满着依恋之情。

对母亲的描写，反映了母亲在失去父亲后悲痛欲绝的心情。

站了很久，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不断地号啕大哭，眼泪扑簌簌地直流。

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

“快点收拾！”

窗户是用黑披肩遮着的；披肩给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划帆船，忽然霹雳一声雷响，父亲笑起来，膝头紧紧夹着我，大声说：

“没关系，不要怕，‘大葱头’！”

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着两眼，刷白的面孔变青了。她像父亲那样齙着牙，声音可怕地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喊道：

人们的冷漠、
无情。

“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躲到箱子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快乐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住点儿！圣母保佑……”

比喻句。诙谐、
幽默。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碰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

“荣耀归于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说罢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以后的事全记不得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坟场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溜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坑底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

在坟旁边，有我，有外祖母，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

比喻句。把雨点比喻珠子，很形象。

“埋吧，”警察往一旁走开，说道。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打得水啪哧啪哧地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

“走吧，廖尼亚，”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了，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主啊，”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她低着头，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墓穴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不动。

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挽着我的手，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

“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应当哭一场！”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不要哭好了，”她悄悄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气，不是因为疼。父亲常常笑我流泪，母亲也总是吵我：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在宽宽的很齜齜的街道上走，

“我”的回答表现出“我”坚强的性格。同时也暗含着“我”不谙世事之义。

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吧？”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不要紧，有上帝保佑它们呢！”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亲热、这么频繁地念叨着上帝。

刚生下来的弟弟死了，对母亲又是一个打击。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那又圆又鼓、像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在潮湿的窗外，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时常飞溅起来，舐着窗户玻璃。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

“不要怕，”外祖母说，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又把我放到包袱上。

此处人物描写，衬托出母亲内心巨大的悲伤。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远方是黑色的土地，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里了。周围的一切在颤动，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她的面孔阴暗，铁青，瞎子一般，她两眼紧闭，老是一声不响，人完全变样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人，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

“瓦里娅，我说，你最好吃点东西，少吃一点，好不好？”

她沉默着，一动不动。

外祖母仁慈善良、善解人意。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轻声细语，和母亲说话时，声音高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心，胆怯，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看出这一点，这使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那个水手呢？”

连她说的话也很奇怪，令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着一身蓝衣裳，拿来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小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

装好后，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门口走去，但是她太胖，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可笑地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还留在舱里，仔细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样，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身来对我说。

“你是谁啊？”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啊？”

“是城市。你往窗外看，那不是！”

土地在窗外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到地底下吗？”

“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儿？”

我讲给水手听，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搂紧我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不要管它们！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

“我”年幼不懂事，说起埋父亲时，不仅没感到悲伤，倒提起埋了“两只青蛙”的事。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所以不害怕。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拔腿就往外跑，一面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跟着跑。我走到门外。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我往上一看，

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包袱。很显然，大家都要下轮船了，那我也应当下轮船。

可是，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时，大家都对我嚷起来：

说明大家对“我”的身份都不了解。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有老长时候，人们挤我，扯我，摸我。最后，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抱起我，解释说：

“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到舱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就走了，一面指着我吓唬说：

“再动我就打你了！”

母亲和外祖母没在身边，“我”感到了孤单。

我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静了，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噗噗地响，也不打颤了。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潮湿的墙；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好像胀大了，挤得我难过，一切都变得不好了。也许，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吧？

我走到门跟前。门开不开，铜门把拧不动。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大劲儿朝铜把打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流进了靴筒里。

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便躺到包袱上，悄悄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噙着泪水就睡着了。

这一段详细地刻画了外祖母的外貌和神态。描写细致传神。

我醒来时，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像一个太阳。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挺费劲儿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